

THE DISCUSSIONS OF XIAOJING

# 小井风波录

XIAOJINGFENGBO LU



34

责任编辑：郭召庆 葛凯军

封面设计：任建辉 王恒东

336

《小井》风波录

Xiaojiang Fengbo Lu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绥化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 印张 10 10/16 · 插页 6 · 字数 200,000

1987 年 12 月第 1 版 198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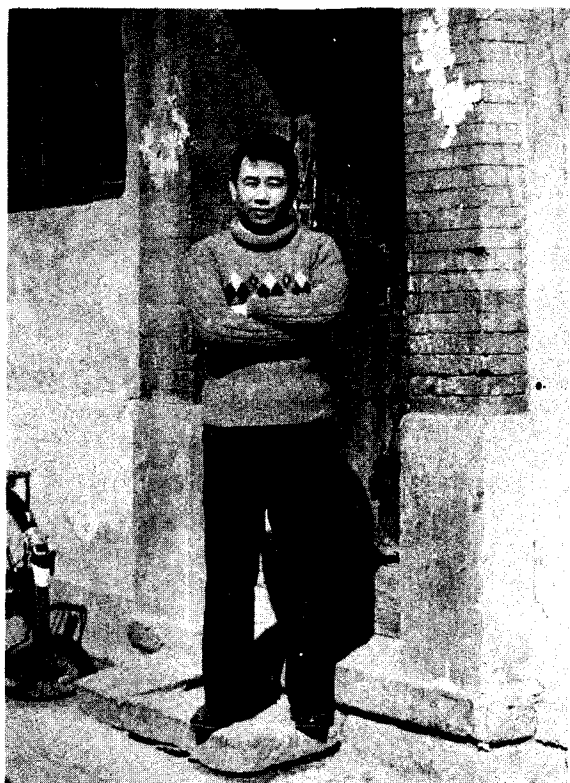
印数 1-1,100

---

统一书号：10093·807

定价：2.50 元

ISBN 7-207-00147-9/I·30



李云龙 癸亥春日于北京南城

## • 作者小传 •

李龙云。曾用名小娃儿。又名来有子。祖籍河北河间县。1948年末生于北平南城罗圈胡同。

5岁半发蒙，入东塘洗泊街“赵氏私塾”读书。

1966年夏，高中毕业于北京26中。中学期间，喜欢数学、物理、俄文、体育。高三分科时报的是“理工”。学校办有“百花社”，那是一座小小的以发表师生们的散文习作为主的文学花园。作者喜欢“百花社”，但没有投过稿。

1968年7月上山下乡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十年北大荒生活期间，先后赶过马车，磨过豆腐；当过拖拉机手和康拜因手；参加过筑路、打井、伐木、架线、垦荒等多种劳动。

1978年3月，被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录取为本科生。

1979年9月，被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为研究生。指导教师为陈白尘。

1981年末通过文学硕士学位。

1982年元月毕业分配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北京干事长。

主要作品有：

剧作：《沼泽地上的火光》、《有这样一个小院》、《小井胡同》、《这里不远的圆明园》、《荒原与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诗集：《玄武湖诗草》、《黄山诗草》。

长篇小说：《落马湖王国的覆没》。

中篇小说：《古老的南城帽——小井民俗长卷之一》以及短篇小说《空荡荡的十字街》等。

---



马德清（李源饰）：“刘大哥，跟你们老公母俩说句过心的话，这有儿子跟没儿子，它是两弓劲……”



刘家祥（林连昆饰）：“曹同志，这万一要是土炮挖不出来，大跃进不就，不就成了大破坏了吗……”



小环子（任宝贤饰）：“你现在怎么办？那姑娘吃东西就恶心，满世界找山里红……”

---



石瑞丰（谭宗尧饰）：“大妹妹，这两匹布，它真不是我的。我是小商，是你们红五类团结的对象。”



石增福（李光复饰）：“我们首长说，你二叔不就是常到我们部队来的那位老同志吗？人很老实嘛……”



刘婶（王领饰）：“大兄弟，虽说居委会这衙门比芥菜子儿都小，可它一手托百家……”

## 出版说明

《小井胡同》是青年剧作家李龙云同志创作的一部五幕话剧。自1980年至1985年，先后两次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搬上舞台，在戏剧界引起了一场风波。《〈小井〉风波录》，顾名思义，是《小井》五年来所引动的风波的全部资料汇总。

全书共分四部分：（一）作家；（二）评论文章；（三）剧本；（四）书信、手迹、照片。

在作家部分，我们收入了作者的五篇文章：《作家小传》、《给“小井”人民鞠躬》、《习剧十五年漫笔》、《就〈小井〉重新恢复演出和美国记者的谈话》、《为〈小井〉洗三》。

评论文章部分：

《小井》的评论文章有五六十篇之多。这里选录了陈白尘、董健、高洪波、王宏韬、任宝贤、林荫宇、杜清源、陈辽、杜高等九位同志的八篇文章：《重读〈小井胡同〉》、《从〈小院〉到〈小井〉》、《话剧〈小井胡同〉》、《〈小井胡同〉的悲喜剧因素》、《话剧〈小井胡同〉创作及上演始末》、《向更高的精神和艺术境界升越》、《茶馆续篇〈小井胡同〉的出现》、《现实主义和理想的光芒》。所选文章力求有代表性。根据杜清源同志的要求，我们全文发表了他的《向更高的精神和艺术境界升越》，而没有收入该文发表在《人民日报》时的删改稿。为了说明情况，我们在这一部分的最后附上一个《小井》有关文

章的详细目录索引。

剧本部分：

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小井》前后出现过两个第一幕和四个第五幕。有关情况，作者在《为〈小井〉洗三》一文中已有说明。遵照作者的意见，我们以《钟山》1985年第2期上刊发的剧本为完整文学剧本。作为附录，收入了1981年刊发在《剧本》月刊上的最原始的第五幕的全部，和1985年以《洗三》为题刊发在《剧影月报》上的另一个第一幕的全部；1983年和1985年两次演出本的第五幕均部分收入。

书信、照片部分。

收入陈白尘同志1980年至1984年底写给作者的近30封书信摘录、作者近照一帧以及6幅剧照。

在话剧十分萧条的情况下，《小井胡同》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京连演百场而上座率不衰；香港话剧团用粤语三度公演此剧，轰动了香港；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教授什别斯涅夫已将该剧译成俄文，不日将在苏联演出……应该说《小井》一剧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和关注。夏衍同志指出：

“《小井》是近年来难得看到的好剧本。”日本朋友称《小井》为“中国话剧的生命”。我们认为：《小井》的作家有他执着的追求，《小井》这部戏将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有它自己的位置。正因为如此，《小井》的坎坷命运才更加值得深思……

编这类书对我们来讲还是第一次，恳切地希望听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编 者

1987年3月

伴随着缭绕不绝的香火，慰藉着有钱的信男信女，也捎带手为文化贫弱的孩子们带来一点意想不到的刺激与欢乐……

是，庙多是南城孩子惟一可以夸耀的资本。3岁的时候，他们能爬上药王庙高高的庙台去吹“噗噗灯儿”；5岁的时候，他们敢攀上法塔寺那令人眼晕的塔尖；7岁的时候，他们能翻过高高的坛墙到七星石脚去逮蚰蚰……在护城河北岸那些豪门子弟的眼里，南城的孩子既不通诗书、又不懂文雅，一言以蔽之曰：他们野。于是，南城的故事也就值不得摄入银幕，更没资格搬上舞台。戏剧与小说的中心应该是东西城那些高等华人和他们的父兄，应该祖祖辈辈描绘他们生活的清雅与优裕。饱汉子为什么偏得知道饿汉子饥呢？用不着！天冷的时候，老妈子给他们披上风帽、揣上手炉；天热的时候，保姆给他们撑起旱伞、递上“雪花酪”……

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穷能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南城这么穷，这么寒碜，以至有些在这片土地上度过童年的伙伴羞于承认自己是南城的孩子，他们不敢领东西城的学伴儿到自己家里走一走、看一看。站在护城河边，望着东交民巷进进出出的洋人和骑马坐车的少爷小姐，伙伴们往往自卑地低下头。当嫉妒与不平折磨得他们忍受不下去时，他们敢掏出兜里的“蹦弓子”把电线杆子上的灯泡子揍碎……

## 二

我就是在南城长大的。我们那条小胡同距龙须沟仅有150步之遥，穷可谓穷矣！但在我的眼中，故乡的小胡同却

是美好多情的。她用她那慈母般质朴的脊背，供我匍匐爬行、引我蹒跚学步、教我咿呀学语……老街坊们那时而欣喜时而苦涩的经历，为我编织了一个美好而又发人深省的摇篮。这只摇篮为我幼小的心灵涂抹上了第一层珍贵的底色，它灌输给我一腔乡情，它以父兄为模特铸造着我的性格。它告诉我：什么叫正直、什么叫倔强、什么是底层人的尊严……

《小井胡同》剧本的卷首，标有一个小小的题记：“老街坊们都说，小井要是有个会说书的该有多好……”真的，小井真该有个会说书的。小井的故事是那么多……

听大姐说，老街坊们曾有过寄希望于我的打算。据说我出生的时候，曾有过“十字披红”的不凡经历。长大以后我才明白：所谓“十字披红”者，不过是母亲的脐带缠住了我的脖子。那是多么可怕的场面！不是我要了母亲的命，就是母亲要了我的命。然而在当时，这却被视为大富大贵的吉祥之兆。遗憾的是：降生那天起我就疯了似的啼哭。白天不哭，晚上干！从子夜12点一直嚎到天亮拉倒。这不祥的哭声很快打碎了老街坊们的梦幻——原来这小子是个“夜哭狼”啊！于是，我不仅被没收了成为小井说书人的造化与天赋，反而成了大杂院里的不祥之鸟，我给街坊四邻带来了多么大的不安和惶恐？！谁知东屋这夜夜干嚎的小子是什么托生的？一位“有识之士”出了个主意：让母亲在我身上贴个画有生辰八字的纸条，然后搁到墙根儿。更有甚者，居然有人主张托掏厕所的粪工把我装在粪桶往外背到广渠门的夕照寺。这里应该交待一句：用粪桶往外背人不是这位“甚者”的首创，而是一项有大量先例可循的消灾措施：大姑娘养了私生子，

小媳妇生下葡萄胎……凡是来路不明的童男少女都有被装进粪桶的希望。粪桶出门时，院里一般听不到大人们的哭声。惟有一次出过例外，那是日本人占领北平的时候。一个因患有霍乱而要早夭又尚未早夭的孩子被装进粪桶时，老街坊洒下了伤心的泪水。据说那孩子双耳垂肩，下腮上长着一颗圆圆的伟人痣。但大人们不得不将他装进粪桶——日本人对霍乱是极不客气的！假如消息传出去，一人染疾，会给整条胡同引来灾难……

言归正传，可是我呢？我既不是私生子，又不是葡萄胎，更没犯过得霍乱的错误，凭什么请我入桶呢？我不就是比别人多哭了几声吗？话说回来，难道那阵子我不该多哭几声吗？看看我们那间破东屋吧！除了“连三”上那包破了边的“缸落”之外，接待我的只有母亲干瘪的乳房。不要说巧克力、稚儿灵、牛奶麦乳精，就连桔汁蜂蜜都没有！尽管我上有一兄一姐，戴不上独生子女的桂冠，那就应该这样对待我吗？更何况，那个要帐的房东小尼子，脸戴黑色的日本菱形皮口罩，操着男不男女不女的公鸭嗓儿，一坐就是半天！此时不哭，更待何时？哭！哭起来看！父亲到底不如我胆大，惶恐中他从北口的酒铺里请来了我们那片惟一的一位知识分子吴瘸子。其实，他又算什么知识分子呢？除了会哼两句（而不是三句！）“甘露寺”外，他就会往酒里兑水。他在我的脸上东看看西看看，云山雾罩一顿胡扯，磨到天黑蹭了我们家四碗抻面之后，噙着牙花子上的酱汁走出了院门。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呀！我猜呀，他也弄不清：这小子这哭声，是为国民党送葬的报丧鼓，还是为八路军进城敲起的迎客磬！

父亲是个遇事没主意的人。有病乱投医吧，不知他接受了什么高人的指点，在煤油灯下裁了厚厚的一叠黄纸条子，然后恭恭正正地写下了几行小楷：“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夜哭郎。行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有如惊弓之鸟的父亲，口袋里揣上纸条，手里托着个浆糊碗在祭灶的稀稀拉拉的爆竹声中，在卖糖瓜的苍凉叫卖声中，到九城的电线杆子上去贴纸条子……可怜的父亲。但那纸条子到底没显灵验。我估计，不是那些君子没功夫把纸条念上三遍，就是纸条的错别字太多。父亲那两下子，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他就上过两年小学。

我的乳名叫小娃儿，又叫来有子。听大舅妈说，生我的时候，家里很穷，我排行第三。大姐叫丫头子，大哥叫来福。大哥来时，不知是否给家里带来过什么福喜？但我却实实在在为家里添了不少的麻烦。父亲是个胆小而又幽默的人，“既然来了嘛，就得有他碗饭吃。老大叫来福，老二叫来有吧！”难怪文化大革命后期，父亲望着门前那条“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的政策”频频点首：“好！对！是人都该有碗饭吃。”但在当时，对父亲的祝福，我是不大以为然的。来，固然来了，那么伙食呢？伙食怎么那么糟呢？锅开了，他让兑点水；又开了，再兑点水……直到火耗乏了，他抄起件大褂奔了当铺。一出街门，他就哼了两句二簧！碰上下棋的，他把大褂垫在屁股底下，一坐就是半天！家里两顿并成一顿吃，母亲能有奶吗？我吃不饱，能让你们踏踏实实地睡觉吗？

与父亲不同，母亲是个既不信神佛又不怕鬼怪的巾帼英雄。腊月二十三，送财神爷的站在门口，母亲敢用威严而又

# 目 录

## 出版说明

给“小井”人民鞠躬……………李龙云（1）

## 学习·思索·追求

——习剧十五年漫笔……………李龙云（13）

和美国记者的谈话……………李龙云（34）

为《小井》洗三……………李龙云（43）

重读《小井胡同》……………陈白尘（51）

## 从《小院》到《小井》

——从两部剧作看剧坛新人李龙云的成长……………董 健（59）

话剧《小井胡同》……………高洪波（78）

《小井胡同》的悲喜剧因素……………林荫宇（80）

《小井胡同》创作及上演始末……………王宏韬 任宝贤（82）

## 向更高的精神和艺术境界升越

——评《小井胡同》的成就与不足……………杜清源（87）

《茶馆》续篇《小井胡同》的出现……………陈 辽（91）

生活真实与理想光芒……………杜 高（97）

## 关于话剧《小井胡同》的通信

——给李龙云的信摘录……………陈白尘（104）